

● 朱东润著

# 张居正传

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  
海南出版社



列丛书

朱东润著

张居正传

海南国际新闻中心

## 目 录

|      |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|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第一章  | “荆州张秀才” .....   | 1   |
| 第二章  | 政治生活的开始 .....   | 12  |
| 第三章  | 休假三年 .....      | 33  |
| 第四章  | 再投入政治漩涡 .....   | 44  |
| 第五章  | 内阁中的混斗（上） ..... | 61  |
| 第六章  | 内阁中的混斗（下） ..... | 90  |
| 第七章  | 大政变 .....       | 117 |
| 第八章  | 初步的建设（上） .....  | 144 |
| 第九章  | 初步的建设（下） .....  | 174 |
| 第十章  | 第一次打击以后 .....   | 204 |
| 第十一章 | 从夺情到归葬 .....    | 247 |
| 第十二章 | 元老的成功 .....     | 290 |
| 第十三章 | 鞠躬尽瘁 .....      | 345 |
| 第十四章 | 尾声 .....        | 365 |

## 第一章 “荆州张秀才”

宋恭帝德佑二年，临安陷落，皇帝成为异族的俘虏。宋代遗臣，立益王昀为帝，改元景炎，继续民族的斗争。景炎三年帝昀死了，他们再立卫王昺为帝，改元祥兴。整个的斗争，开始向南转进，中国民族的根据地，剩得海南岛的一角。是年，文天祥孤军失败，天祥也成为俘虏。祥兴二年，崖山的斗争又失败了，陆秀夫抱帝昺投海。张世杰还想再立皇帝，重新燃起斗争的火焰，但是惊天动地的风浪，沉灭了这一个民族英雄。民族的斗争得到这样惨痛的结束，从此整个的中国，第一次开始受异族的统治。这一年是元世祖至元十六年。

文化较高的民族，受着文化低落的民族的统治。侮辱，虏掠，奴役，杀戮，死亡，充满了整个的中国。不错，中国民族在崖山战役的前后，曾经随着侵略者的大纛，踏上胜利的途径。俄罗斯的平原，日本的海岸线，爪哇的沙滩，都留着中国武士的足迹；无识的史家甚至认为这是中国的胜利。然而一切的战功，只是奴隶的战功，他们自己度着奴隶的生活，不幸地被迫着再把奴隶的枷锁加到其他的民族。在中国境内，只见到荒淫，暴虐，屠杀和灭亡，上层阶级没落了；统治中国三百二十年的宋室，再不能产生一个雄才大略的君主；文天祥、陆秀夫、张世杰的死亡，在士大夫的中间，再喊不出一个百折不回的志士。剩余的只是月泉吟社这一流的诗人，藉着春日田园杂兴的诗题，流露一点亡国以后的叹息。

整个的中国，便随着上层阶级的没落而没落，四千年的历史，从此便为野蛮人脚下的灰尘吗？不会的。和西方传说中的长命鸟一样，中国民族正从毁灭里得到再生。这个民族的阶层，好比经过动乱的地层，每经一度朝代或社会经济的变迁，上层阶级退到下层，下层阶级又进到上层。伟大的血液在全社会各阶层里不断地流着。有时上层阶级没落了，但是下层阶级因为接触到后地，血液得到新鲜的滋养，重回回复到青春，而因为社会动乱的原故，他们再到上层，领导全人民作民族的斗争。这便是元顺帝以后中国的情态。顺帝至正十一年贩布的徐寿辉起兵，十二年卜士的儿子郭子兴起兵，十三年贩盐的张士诚起兵，五年白莲会的韩林儿称帝。在这一大群人中，最特出的，一个是皇觉寺的和尚朱元璋，一个是沔阳的渔夫陈友谅。朱元璋把握着最后的胜利，成为明朝的太祖高皇帝，他的称帝在顺帝二十八年，恰恰是崖山战役以后九十年，中国民族重新得到民族英雄的领导，在历史的长途上，再留下辉煌的事业。

明太祖起兵，定远人李善长到了军门，只是说，“从此有天有日了。”濠人陆仲亨才十七岁，父母兄弟都死了，他怀着最后一升麦，躲在草中，惟恐被乱兵搜到，把他送上死亡的境地，恰恰被太祖看见了，太祖喊一声“来呀，”仲亨从此投军。这里看到当时的惨状，和一般人对于这一番动乱的期待。以后善长直做到左丞相，仲亨也成为开国功臣，封吉安侯。有名的功臣里，徐达、汤和是濠人，李文忠是盱眙人，李善长、冯国用、冯胜是定远人，邓愈、胡大海是虹县人，常遇春是怀远人，廖永安是巢县人，他们以外还有许多出身濠州附近的功臣。在明太祖的领导下，淮水流域出了许多的民族英雄。到了明室中衰的时期，也幸亏淮水流域一个无名英雄的后裔，再从民族下层阶级出来，重新领导民族的

斗争，为这最后的中国皇室，延长了七十二年的存在。<sup>①</sup>这是明代的大学士张居正。

居正出生的时候，明室已经中衰了；太祖成祖的武功没有了，仁宗宣宗的文治也没有了，接后便是正统十四年英宗出征，不幸恰被鞑靼人包围，大军数十万遇到歼灭的命运，连皇帝也成了俘虏。在这个困难的阶段，幸亏于谦出来，拥立景帝，支持了当日的天下。以后是英宗复辟，于谦被杀，再下便是宪宗即位，全国的政治，更看不到清明的时代。宪宗的儿子孝宗，总算是一个贤君，但是孝宗下面，便是荒唐的武宗；北京古老了，宣府是他的“家里”；皇宫住腻了，他住在“豹房”；皇帝做厌了，他自称为“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镇国公朱寿”；太子没有，东宫也不要了，他有无数的义子，把积庆坊鸣玉坊毁去，改建他的义子府。正德五年安化王寘镛造反，十四年宁王宸濠造反，总算没有成为大乱，但是明室的元气，已经衰耗了。武宗死后，他的从弟世宗即位。世宗是一个有名的英主，但是聪明当中带着痴呆的气息，尽管一面制礼作乐，处处表现太平盛世的现象，可是建斋兴醮，也处处流露荒诞无稽的思想。整个政治的提示是偏执和专制；大臣常有的机遇是廷杖和杀戮。因此到处都是谄谀逢迎的风气。政治的措施只能加速全社会的腐化和动摇。这是张居正出生的时代。

居正的先代，一直推到元末的张关保，凤阳定远人。<sup>②</sup>关保是太祖初起时的一个兵士，以后渡江，破采石矶，从大将军徐达平定江南，立功浙江福建广东，最后授归州长宁所世袭千户。居正的祖先，只是定远一个无名的英雄，以后入了湖广的军籍。军籍是明代的一种制度，天下初定，各府设所，诸府要害之地设卫，大致五千六百人为卫，一千一百二十人为千户所，一百一十二人为百户所，兵士和官长都有世籍，所谓军籍。居正的祖先，是太祖

<sup>①</sup> 自穆宗隆庆六年张居正为首辅起至思宗崇禎十七年为止。

<sup>②</sup> 文集十《先考观澜公行略》。其子敬修作《文忠公行实》则称始祖福庐州合肥。

的功臣，以后又世隶军籍，这便铸定了他一生以身许国的夙愿。

关保在史册上没有留下怎样的功绩。死后葬在宜都，居正答宜都知县许印峰说：“远祖孤茔，辱垂青帟拂，”<sup>①</sup>大致即指此。关保的子孙，在居正《先考观澜公行略》里，仅仅传下两个名字，但是到了关保的曾孙，便有事迹可考。他名诚，字怀葛，是居正的曾祖。

张诚只是次子，世袭千户的尊荣，当然与他无关，因此从归州迁到江陵，入江陵籍。张诚到了江陵以后，不得不靠自己谋生，有馀的时候，他便施舍穷人，斋供和尚，因此自己永远在困顿的中间。张诚有点口吃，江陵人给他起一个外号“张齏子”<sup>②</sup>。齏子尽管齏子，但是他的话特别多，江陵人常常引“张齏子”的话，教训子弟。居正自己也引过这样几句：

昔念先曾祖，平生急难振乏，尝愿以其身为荐荐，而使人寝处其上。使其有知，决不忍困吾乡中父老，以自炫其间里。<sup>③</sup>

二十年前曾有一宏愿，愿以其身为荐荐，使人寝处其上，澹溺之，垢积之，吾无间焉。此亦吴子所知。有欲割取吾耳鼻，我亦欢喜施与，况诋毁而已乎？<sup>④</sup>

答吴尧山书作於万历元年，上溯二十年为嘉靖三十二年，是年居正二十九岁，正在居正为翰林院编修，大学士徐阶深相期许之后，也正在他以相业自期的时代。宰相的抱负，直溯到一个“齏子”的教训，似是不易理解而其实是最易理解的事。居正把曾祖的宏愿，作为自己的宏愿，这不是蹈袭而是心理的契合。

“齏子”三个儿子：钺，镇，钺。镇字东湖，是居正的祖父。

① 书牍十。

② 《方言》：齏，吃也。齏子二字出此。

③ 书牍三《答楚按院陈燕野薛表闾》。

④ 书牍三《答吴尧山言宏愿济世》。

钺长於治产，家道日渐殷实；钺读书，补县学生；偏偏张镇既不读书，又不治产，只是一味放浪，最后在江陵辽王府充当护卫。<sup>①</sup>从张关保从军到张镇当护卫，总算是一线相传，克绍箕裘。但是中间已隔四代，一切的观念都改变了，这里没有慷慨从军的气概，没有英雄事业的声誉，所剩的只是豪爽的气魄，放浪的生活。偏偏“霁子”喜欢他。这不是因为张镇的可喜，而是因为父母对于不成材的子女，常有特别爱护的意趣。居正称“霁祖顾独爱之，逾于伯季远甚，”<sup>②</sup>其因在此。张镇的豪爽放浪，在居正的生活里，留下一些痕迹：专权，自恣，正是豪爽放浪的人走上政治生活以后的形态。尽管“霁子”对于张镇特别爱护，但是始终感到一点失望。第二个儿子既不如他的哥哥和弟弟，只有希望他生一个好孩子。所以张镇生子文明的时候，“霁子”说：“我这一生，帮人的忙多了，应当出一个好子孙，也许就是这个孩子吧！”文明字治卿，别号观澜，二十岁上，补上府学生，在科举的时代，总算是一种发展，但是考过七次乡试，始终没有录取。一直到居正点了翰林，三年秩满以后，文明才掷下考篮，叹道：“我从小读书，到今四十年，自己看看，没有什么不如人，但是一直困顿到现在，这是命呀！”其实这不是命，只是文明的学问不够。居正说：

先君幼警敏，为文下笔立就，不复改窜，口占为诗，往往有奇句，然不能俯首就绳墨，循桀矧，以是见拙于有司。<sup>③</sup>

四十年的读书，毕竟不能使文明认识自己的不就绳墨，这正是他的倔强。居正又说他“性任真坦率，与人处，无贵贱贤不肖，咸平心无兢，不宿仇怨，人亦无怨恨之者。……喜欢酒，善谈谑，里

---

<sup>①</sup> 见王世贞《首辅传》周圣楷《楚宝张居正传》《观澜公行略》《文忠公行实》皆讳其事。

<sup>②</sup> 《观澜公行略》。

<sup>③</sup> 文集十《先考观澜公行略》。



中宴会，得先君即终席欢饮。自荐绅大夫以至齐民，莫不愛敬，有佳酒，必延致之或载至就饮。”这里写的当然是文明父以子贵以后的形态，但是也看出他那种放浪不羁的意境。他毕竟是张镇的儿子，也还是张居正的父亲。

“睿子”对于文明的期望，显然还是一个泡影，但是最后他看见居正的出生。居正的成就，是“睿子”存心济世的报应吗？未见得，但是他有那种发心济世的宏愿，当然他的子孙会有一天实现他的志愿。居正出生在嘉靖四年五月初三日，他的曾祖父张诚，祖父张镇，父张文明都在。文明是年二十二岁，母赵氏，比文明小两岁。

大人物的怀孕和出生，照例有许多传说。据说居正的母亲，夜中看到房间里突然发亮，一阵火光，一直连到天上，接后一个青衣童子，大约五六岁的样子，从天上慢慢地下来，在房间里绕床尽转，于是赵氏怀妊了。这个大约是居正大贵以后，他的母亲编出来的，以后透过自我催眠的作用，本人竟信以为真了。这正是知识不健全的乡间妇女常有的事。《敬修文忠公行实》还指出赵氏怀孕十有二月才生居正，好像也认为贵征。这大致不会假的。本来在妊十月，虽然是人道之常，但是一个强壮的少妇，第一次怀妊期常会加长，这是每个医生知道的事实。

敬修还指出两个梦。就在居正出生的前夕，张镇梦到遍地大水，一直流满屋子。张镇惊惶的了不得，问奴辈道：“那儿来这许多水？”奴辈说：“水是从张少保的地里流出的呀。”同夜张诚也梦到月亮落在水瓮里，照得满瓮发亮，随后一个白龟跟着水光浮上来。

居正字叔大，别号太岳，但是小的时候。名为白圭，这是“睿子”因为他的幻梦，给他起名的结果。白圭只是白龟的谐音。嘉靖十五年，居正考生员的时候，荆州府知府李士翱看见居正，认为白圭两字不妥，替他改名居正。

居正的家庭，只是一个寒俭的家庭。嘉靖三十三年居正请假自京回籍，上徐阶书说起：“窃念正起自寒士，非阀阅衣冠之族，乏金张左右之容”；<sup>①</sup>万历中兴王世贞书也说：“仆先世单寒，非阀阅衣冠之旧”，<sup>②</sup>都显出他对于这个家庭环境的认识。但是他存心要挣脱这个环境的约束。本来明太祖是从下层阶级出身的人物，这便给他一种启示。居正西陵何氏族谱序说：“至我国家立贤无方，惟才是用，采灵菌于粪壤，拔姬姜于樵悴；王榭子弟，或杂在庸流，而韦布间巷之士，化为望族。”<sup>③</sup>这篇文章，大约作于嘉靖三十七年，其时居正是翰林院编修，正在准备国家的采用。

不过即在居正小时，张家经济状况方面，已经改进了，有奴，有乳媪，总是绰有馀裕形态。居正二岁的时候，大家都看出他是一个聪明孩子。一天他的同堂叔父龙湫<sup>④</sup>正在读孟子，居正在旁，龙湫和他开顽笑道：“孩子，不要夸聪明了，要认识‘王曰’二字才算本领。”又过了几天，龙湫读书的时候，乳母和居正又来了。龙湫把居正抱在膝上，要他认“王曰”二字，居正居然认识。因此得到神童的名称。五岁居正入学读书，十岁通六经大义，在荆州府很有一些声名。

嘉靖十五年，居正十二岁，在荆州府投考。据说荆州府知府李士翱前一晚做一个梦，梦见上帝给他一个玉印，吩咐转给一个孩子。第二天荆州府点名的时候，第一个恰恰是张白圭，一个十二岁的孩子。李士翱把他喊近，仔细一看，正是梦中所见。因此替他改名居正，还嘱咐许多自爱的话。荆州府考过以后，湖广学政田頊来了。李士翱见到田頊，告诉他荆州府有这样一个聪明的孩子。田学政把张居正招来面试。试题是“南郡奇童赋”，居正很

① 书牍十五《谢病别徐存斋相公》。

② 书牍十五《答廉宪王凤洲》。

③ 文集八

④ 张镇一子文明即《观澜公行实》称世父龙湫公，似非文明兄弟。

快地交了卷。学政和荆州府都惊异的了不得。这年居正补府学生。<sup>①</sup>

大致就在次年发生居正和辽嗣王宪焯中间的一段故事。太祖洪武十一年封第十五子植为卫王，二十六年改封辽王。起初王府在广宁，今辽宁省北镇县。建文年间，辽王渡海南归，改封荆州，这是辽王府在荆州的由来。张镇为辽府护卫，张家和辽府从此发生关系。居正出生的前一年，嘉靖三年，第六代辽王袭封，这是庄王致格。次年庄王妾生子宪焯，正和居正同年。致格是一个多病的人，府中大小一切，都由王妃毛氏管理。毛妃有主张，有办法，在当时很有声望。嘉靖十六年，庄王死了，宪焯因为还在丧服中间，当然不能袭封，而且年龄很小，所以大权还在嫡母毛妃手里。毛妃看到宪焯只是一个放荡不羁的少年，但是居正已经是名震荆州的小秀才了。一天毛妃招居正入府赐食，吩咐宪焯坐在下面。毛妃对宪焯说：“你这样不上进，终有一天给居正牵着鼻子走呀！”宪焯充满了怒愤，但是没有发作。他和居正，从此成为相识，但是在友谊的后面，深深地滋长了仇恨。

居正十三岁的这一年，从荆州到武昌应乡试，这次要是试中，便是举人了。诗集留下两首最早的作品，录一首于此。

题竹 十三岁应试作于楚王孙园亭

绿遍潇湘外，疏林玉露寒。风毛丛劲节，只上尽头竿。

这首诗很幼稚，也不像应试的格式。大致这时居正的声名，在湖广已经很大，所以主考给他临时的口试，和平常的形式不同。单凭居正的年龄和声名，原有中举的希望。但是因为湖广巡抚顾麟的主张，这次却没有成功。

顾麟应天府上元县人，是当时有名的才子，和同县陈沂王伟称为金陵三俊，其后又加入宝应朱应登，称为四大家。<sup>②</sup>他认为十

<sup>①</sup> 《明史·张居正传》称十五为诸生，与《首辅传》同，当系嘉靖十五年之误。

<sup>②</sup> 见明史卷二八六《文苑传》四。

三岁的孩子就中举人，以后便会自满，反而把上进的志愿打消，这是对于居正的不利，因此主张趁此给他一些挫折，使他更能奋发。他和监试的冯御史说“张居正是一个大才，早些发达，原没有什么不可，不过最好还让他迟几年，等到才具老练了，将来的发展更没有限量。这是御史的事，一切请你斟酌吧。”这次居正的考卷，很得湖广按察金事陈束的欣赏。陈束极力主张录取，但是监试御史想起顾璘的吩咐，竭力拒绝，居正竟没有录取。这件事对于居正发生一个很深刻的印象。居正对于顾璘，始终感激。委实这是一件值得感激的事。要是居正就在这年中举，不过早了三年，以后也许在湖广添一个唐寅那样的人物，而一生的事业，便会在诗酒风流中消逝。他自己也曾说：

仆昔年十三，大司寇东桥顾公，时为敝省巡抚，一见即许以国士，呼为小友。每与藩臬诸君言：“此子将相才也。昔张燕公识李邕侯于童稚，吾庶几云云。”又解束带以相赠曰，“子他日不束此，聊以表吕虔意耳。”一日留仆共饭，出其少子，名峻者，指示之曰“此荆州张秀才也。他年当相要，汝可往见之，必念其为故人子也。”仆自以童幼，岂敢妄意今日，然心感公之知，思以死报，中心藏之，未尝敢忘。<sup>①</sup>

嘉靖十九年，居正十六岁，再应乡试，这次居然中试。十六岁的举人，毕竟很年青了。恰巧这时顾璘正在安陆督工，居正到安陆进见，顾璘很高兴，把自己的犀带赠给他，说道：“古人都说大器晚成，这是为中材说法罢了。当然你不是一个中材，上次我对于冯御史的嘱咐，竟耽误了你三年，这是我的错误了。但是我希望你要有远大的抱负，要做伊尹，做颜渊，不要只做一个年少成名的秀才。”其实顾璘对于居正十六岁中举的事，毕竟还以为太早。

<sup>①</sup> 书牍十五《与南掌院赵麟阳》。

就在这年，辽嗣王宪焯三年丧服已满，照例袭封，成为第七代辽王。居正的发达，当然会加重母妃的督责，也增添宪焯的愤懑。一切的怨恨，都发泻到辽府护卫张镇的身上。据说宪焯把张镇召进辽府，赐他喝酒。张镇看到孙儿中举，辽王又赐酒，正得开怀畅饮。可是一杯又一杯，也委实喝不下了，宪焯还要他喝。最后，张镇竟是醉死的，因此在居正宪焯中间，又添了一件大仇，然而表面一切，还是非常的亲近。居正的曾祖“睿子”，大致已经死了，没有看到居正的发达。

居正乡试中试的第二年，嘉靖二十年辛丑，是会试的一年，这次居正曾否入京会试，不可考。明代的制度，乡试的次年便是会试，新科的举人入京，也许居正因为年龄太小，没有去。到嘉靖二十三年甲辰，居正入京会试，这次却失败了。他曾说到失败的原因：

夫欲求古匠之芳躅，又合当世之轨辙，惟有绝世之才者能之，明兴以来，亦不多见。吾昔童稚登科，冒窃盛名，妄谓屈宋班马，了不异人，区区一第，唾手可得，乃弃其本业，而驰骛古典。比及三年，新功未完，旧业已芜，今追忆当时所为，适足以发笑而自点耳。甲辰下第，然后携己量力，复寻前辙，昼作夜思，殚精毕力，幸而艺成，然亦仅得一第止耳，独未能掉鞅文场，夺标艺苑也。<sup>①</sup>

嘉靖二十六年丁未，居正再行入京会试，会试以后，再与殿试。这次成功了，中二甲进士，选庶吉士。明史选举志言：“成祖初年，内阁七人非翰林者居其半，翰林纂修亦诸色参用。自天顺二年，李贤奏定纂修专选进士，由是非进士不入翰林，非翰林不入内阁，南北礼部尚书侍郎，及吏部右侍郎非翰林不任，而庶吉士始进之时，已群目为储相。通计明一代宰辅一百七十余人，由

<sup>①</sup> 书牍十五《示季子懋修》。

翰林者十九，盖科举视前代为盛，翰林之盛则前代所绝无也。”居正这时，已经身居储相之列了。

居正会试时，座主是孙承恩、张治，因为他考礼记，所以他的房师是阅礼记试卷的陈以勤、吴维岳。进士一甲第一人是李春芳，其后与居正同时为大学士，同科还有殷士儋、王世贞、汪道昆、王宗茂、吴百朋、刘应节、王遴、殷正茂、凌云翼、陆光祖、杨巍、宋仪望、徐枋、杨继盛。这一科有第一流的首相，第一流的文人，立功边疆的大帅，弹劾权幸的忠臣，可算得人甚盛。

## 第二章 政治生活的开始

嘉靖二十六年，居正为庶吉士，从此踏上了政治的大道。

这时政治的大权，一切都在世宗手里。世宗是一个英明的君主，十六岁的时候，他只是兴王，武宗死了，遗诏召他嗣位。他自安陆兴王府入京。到了城外，礼部尚书请用皇太子即位礼，世宗立即拒绝，坚持着遗诏只是嗣皇帝，不是嗣皇子。十六岁的青年，这样地坚决，确实是一个英主的举动。即位以后，为了追尊父亲兴献王的事情，和大臣发生许多的争执，但是在大体上，我们毕竟不能不承认世宗称兴献王为皇考，伯父孝宗为皇伯考，是一种合理的主张。此外还有许多兴礼作乐的事，也许现代的我们不感到很大的兴趣，但是如废除孔子文宣王的尊号，只称先师，撤除塑像，只设木主，究竟不失为开明的举动。

然而嘉靖二十六年，世宗已经老了。他只是四十一岁，但是皇帝的年龄，和一般人不同。崇高的位置，使他的生活，失去了上进的诱惑，于是他开始感觉到厌倦，再由厌倦感觉到衰迈了。从嘉靖十八年起，世宗已经不视朝；二十年以后，便一直在西苑万寿宫，连宫内也不去。一切的政治，都在因循和颓废中间销磨了。嘉靖二年起，世宗在宫中开始修醮，至此更是无日不在修醮的当中。当时还有前朝后朝的分别，前朝百官的章奏，是给世宗皇帝看的；后朝便是道士的章奏，也是给世宗看的，但是后朝的世宗，只是道士的领袖。可是世宗对于整个的政治，仍然把握着，一步不曾放松。他是洞内的虎豹，发怒的时候，会从洞内跳出来，打

死些獐猫鹿兔，打得厌倦了，便仍回洞内，度那优裕懒散的生活。二十六年以后，世宗杀夏言，杀曾铣，杀丁汝夔、杨选、杨守谦、王忬，乃至杀杨继盛，杀严世蕃，都是同一的心理作用。然而世宗毕竟厌倦而衰迈了，整个的政权慢慢地从手里落下，严嵩严世蕃父子就乘此盗弄君权，显赫一时。可是大柄仍然在世宗手里，当他从斋醮中清醒过来的时候，严嵩不免奉命回籍，严世蕃竟至身首异处。假如这是政治的轨道，那么居正入仕的那一年，明代的政治正在这样的轨道上面。

明代自成祖以来，政治的枢纽全在内阁。这是和现代政治的内阁近似，然而完全不同的组织。现代的内阁，是议会政治的产物；它的权力是相当地庞大，有时甚至成为国家的统治者，除了偶然受到议会制裁以外，不受任何的限制；整个的内阁，人员常在六七人以上，有时多至二三十人；全体阁员，不是出于一个政党便出于几个政见不甚悬殊的政党；内阁总理，纵使不一定能够操纵全部的政治，但是他在内阁的领导权，任何阁员都不能加以否认。明代的内阁便完全两样了。整个的内阁只是皇帝的秘书厅，内阁大学士只是皇帝的秘书；内阁的权力有时竟是非常渺小，即使在相当庞大的时候，仍旧受到君权的限制；任何权重的大学士，在皇帝下诏斥逐以后，当日即须出京，不得逗留片刻；内阁的人员，有时多至八人，但是通常只有四五人，有时仅有一人；因为阁员的来源，出于皇帝的任命，而不出于任何的政党，所以阁中的意见，常时纷歧，偶有志同道合的同僚，竟见一致，这只是和衷共济，而不是政见的协调；在四五人的内阁中间，正在逐渐演成一种领袖制度，这便是所谓首辅，现代的术语，称为秘书长，皇帝一切的诏谕，都由首辅一人拟稿，称为票拟；在首辅执笔的时候，其余的人只有束手旁观，没有斟酌的余地，即有代为执笔的时候，也难免再经过首辅的删定；首辅的产生，常常是论资格，所以往往身任首辅数年，忽然来了一个资格较深的大学士，便只



能退任次辅；首辅次辅职权的分限，一切没有明文规定，只有习惯，因此首辅和其余的阁员，常时会有不断的斗争；政治的波涛，永远发生在内阁以内，次辅因为觊觎首辅的大权，便要攻击首辅；首辅因为感受次辅的威吓，也要驱逐次辅；同时因为维持内阁的尊严，所以他们的斗争，常是暗斗而不是明争；又因为内阁阁员，或多或少地都得到皇帝的信任，所以斗争的第一步，便是破坏皇帝对他的信任，以致加以贬斥或降调，而此种斗争的后面，常常潜伏着诬蔑，诋毁，甚至杀机。政治的斗争，永远是充满血腥，而居正参加政治的时代，血腥正在内阁中荡漾。

嘉靖二十六年，内阁大学士只有夏言严嵩二人。在二十三年以后，严嵩曾经当过一年有余的首辅，但是因为二十四年九月起用夏言，这是曾经当过三年首辅，资格较深的人物，所以退为次辅。夏言贵溪人，严嵩分宜人，他们虽然同是来自江西，却是属于两个范畴的人物。夏言是一味的高亢，严嵩便是一味的柔佞。夏言有时甚至和世宗反抗。世宗在醮天的时候，自己戴着香叶冠，一时高兴，制了几顶香叶冠，分赐大臣。第二天严嵩把轻纱笼着香叶冠，颤微微地戴进西苑来。夏言竟没有戴，世宗问起来，他只说大臣朝天子，用不着道士的衣冠。在他们同在内阁的时候，有一次严嵩跪在皇帝面前，泪水像雨一样地落下，说夏言欺负他，世宗想起夙恨，把夏言斥逐了，这是夏言第一次落职。以后便是严嵩的专权；贪污放恣成为政治的风气，所以世宗才想起重用夏言。夏言再入内阁以后，他们两人仍把以前的作风再行表演。世宗派小内监到他们家里去的时候，夏言只是坐着，把他们当奴才看待；严嵩却拉小内监并坐，数长数短地问着，等到小内监告辞，更是满把的金钱塞到他们袖管里。世宗醮天，要有一道上给玉皇大帝进表章，——因为写在青纸上，当时称为青词，——便吩咐夏言和严嵩拟上来，夏言只是潦草塞责，严嵩是聚精会神，把他的文学天才，完全灌注到青词上面。这是第二次夏言严嵩在阁内的斗争。